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二十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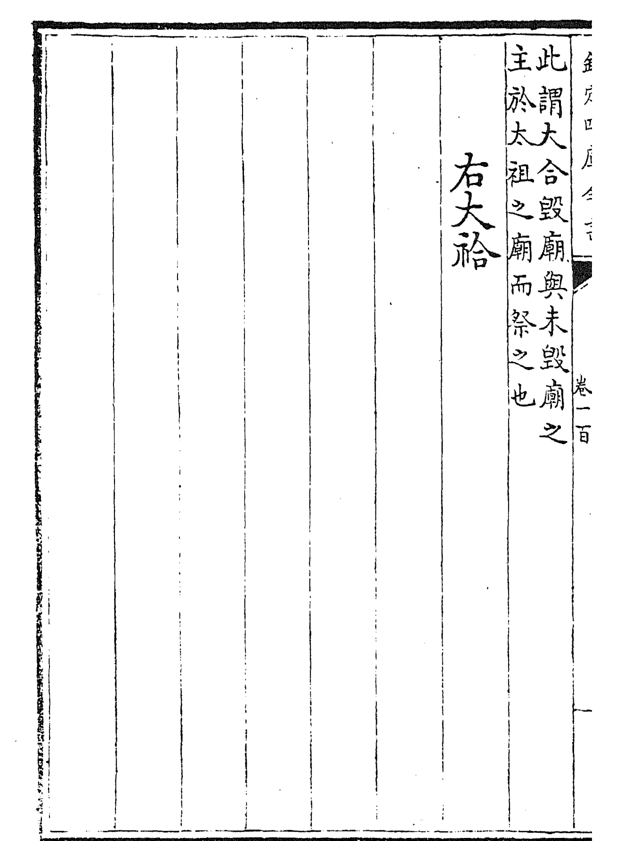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卷一百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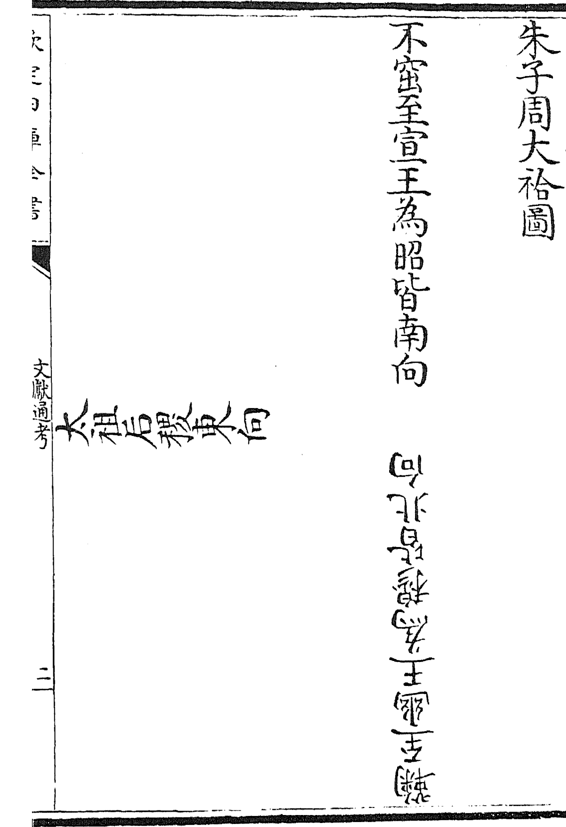
祫禘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穀梁傳同楊氏曰愚按



此謂大合毁廟與未毁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

右大祫


朱子周大祫圖
不窋至宣王為昭皆南向
太祖后稷東向
鞠至幽王為穆皆北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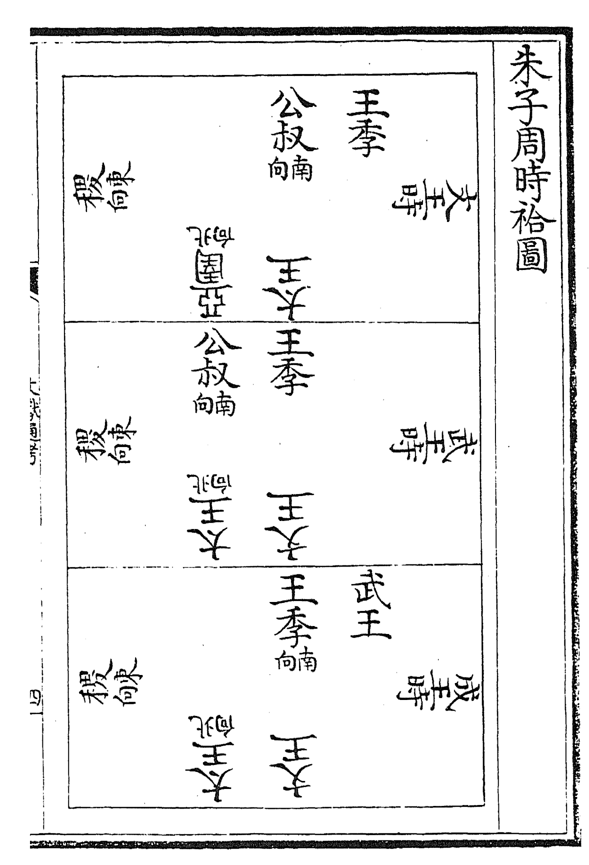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　疏曰祫合祭祖太祖當祫之時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太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　主出廟入廟必蹕　蹕止行也　疏曰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出廟者謂出巳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入巳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　曾子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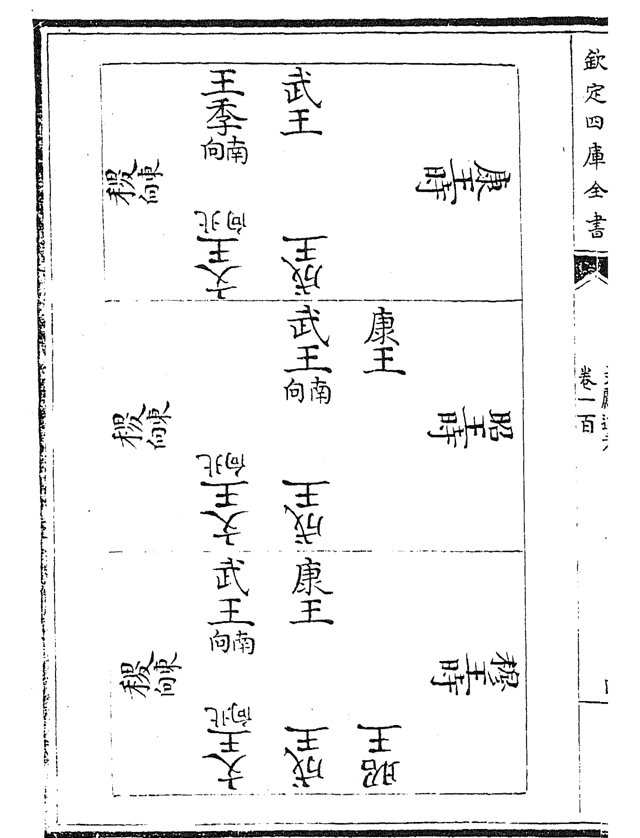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犆音特　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　盧植曰春特餘時祫　程子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祫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此章之義其曰祫合祭也只是禴祠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祫之本意最為明白　又曰諸侯亦祭祫則通下章諸侯祫亦縣可見矣

諸侯

礿犆互明犆礿文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王制橫渠張子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犆一祫之說犆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楊氏曰張子謂禮有一犆一祫之說正解釋此章但本章言礿嘗烝三祭皆祫惟禘一犆一祫禮文殘缺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又別為之說曰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雖一犆一祫之說若可通但言犆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於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前章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此云礿禘嘗烝乃記禮者之誤也詳見四時祭篇　又按時祫即四時禴祠烝嘗之祭為特祭羣廟禮煩乃合高曾祖禰之主於太祖之廟並祭之故曰時祫

右時祫


朱子周時祫圖
文王時
王季
公叔
向南
太王
向北
后稷
向東
武王時
王季
公叔
向南
太王
向北
后稷
向東
成王時
武王
王季
向南
太王
向北
后稷
向東


康王時
武王
王季
向南
成王
文王
向北
穆
向東
昭王時
康王
武王
向南
成王
文王
向北
穆
向東
穆王時
康王
武王
向南
昭王
成王
文王
向北
穆
向東

共王時

穆王　昭王

康王　成王

武王向南　文王向北

昭穆向東

懿王時

共王

穆王　昭王

康王　成王

武王向南　文王向北

昭穆向東

孝王時

懿王　共王

穆王　昭王

康王　成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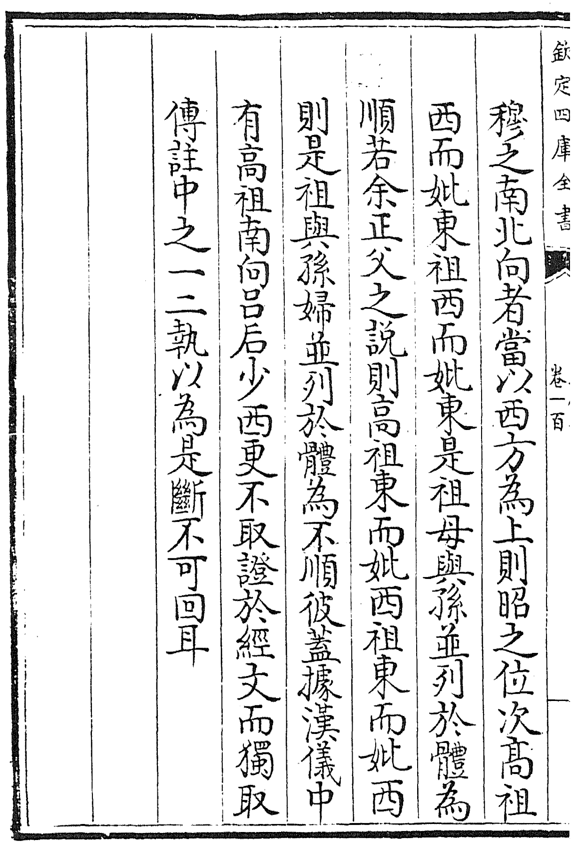
武王向南　文王向北

昭穆向東

朱子曰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見前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毀廟之主則右無昭而穆獨為尊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

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問：朱子祫祭考妣之位如何？答曰：太祖東向，則昭



穆之南北向若當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說則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為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註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

祫祭考妣位圖

高祖妣 高祖 祖妣 祖 昭 高祖 高祖妣 祖 祖妣

太祖東向

祖與孫婦並列 此余正父之說是

穆

祖母與孫並列 此朱文公之說是

西 昭穆以次而下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此時祭之祫也公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祫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矣漢儒之論又混禘祫而幷言之何其紛紛多端也馬融謂歲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鄭玄謂祫則毀主未毀主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太王

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穆之
遷主則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於武王之
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禘
祫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説為據按
祫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太廟
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乃
大祫之祭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
祫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乎何與

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祫相因之說為鄭康成之說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歧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為再祫或五年之内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為乖失國朝

宗廟之祭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用鄭康成之說其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二說牴牾不可稽考慶歷初乃用徐邈之說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熈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於祫而皆以為合食於太祖也夫既混禘於祫皆以為合食於太祖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强穿鑿分别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

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果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太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乎祫烝則功臣皆祭即司勲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祫祭功臣不與饗乎知禘祫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説皆非矣

其間相因不相因之説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饗朝饗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蜼音誄大音泰　鄭司農云追饗朝饗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大尊太古之瓦罇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罇也山罍夏后氏之罇主謂追饗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饗謂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蜼禺屬卭鼻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　禺音遇劉音隅卭魚丈反又五剛反　疏曰大尊太古之瓦罇者此即有虞氏之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也云

蜼禺屬卬鼻而長尾者粢雞彝鳥彝相配皆為鳥則虎彝蜼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註云蜼似獼猴而大黄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其虎彝蜼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註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 春官

黄氏曰先鄭曰追饗朝饗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説是趙伯循春秋纂例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葢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

始祖配不兼羣廟之主謂其尊遠不敢褻也公羊傳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謂之大事也然則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饗祫羣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為朝饗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此朝之義後鄭亦曰追饗追祭遷廟之主而曰有所請禱非常禮也又曰朝饗月朔朝廟於義通然日月行之何以謂之間祀

禮運疏云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斝彝盛明水黄彝盛鬱鬯凡十有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云司罇彝罇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惟兩而已盖五齊各加明水當用十罇今云用兩大罇兩山罇此疏之所以疑也然司罇彝疏巳云禘祫則用當時罇重用取足而巳則未嘗以兩為拘也所謂重用取足者泛齊醴齊各以大罇盛之盎齊醍齊各以山罇盛之是五齊各用五罇也五齊各加明水合之而為十罇

大祫九獻圖

若時祫則所用彝罇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九獻兩圖同禮運疏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太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罇諸侯為賔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賔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

二彝　虎彝盛明水　蜼彝盛鬱鬯

五齊　太罇盛泛齊　太罇盛醴齊　山罇盛盎齊

山罇盛緹齊　山罇盛沈齊

祼　王一獻祼用蜼彝　后二獻祼用蜼彝

朝踐　王三獻用太罇泛齊　后四獻用太罇醴齊

饋獻　王五獻用山罇盎齊　后六獻用山罇緹齊

朝獻　王七獻用朝踐太罇泛齊

再獻　后八獻用饋獻山罇緹齊

賓九獻用山罇沈齊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

既事藏之鎮珍忍反又音珍　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　春官

大饗其王事與與音餘　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疏曰盛其饌者即三牲魚腊籩豆是也

貢者則內金示和龜為前列之屬是也謂祫祭先王者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以內金布庭實又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故也知非朝而貢物者以朝而貢物不名大饗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故知大饗是祫祭也以饗中最大故稱大饗

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腊音昔　此饌諸侯所獻

內金示和也內音納　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荊揚二州貢金三品　疏曰知為庭實者左傳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故知金為庭實先云內金故知先設金禹貢註三品者金銀銅三色也

束帛加璧尊德也

貢饗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　疏曰知束帛加璧行饗之時所執致命者覲禮文也云　君子於玉比德者謂諸侯執玉來貢欲自勗勵以玉比德又示敬王以玉比王龜為前列先知也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荊州納錫大龜　疏曰龜能豫知吉凶故云知事情所陳衆物龜最在前金次之見情也見賢遍反　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炤音照　金炤物者解經見情兩義者一示和二見情先入後設者此經先云內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纊音曠　萬民皆有此物荊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　簜大黨反　疏曰此皆見於禹貢文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餘謂九州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其出也肆夏

而送之蓋重禮也出謂諸侯之賔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　疏曰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禮畢客醉而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賔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禮器

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羮不和有遺味者矣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臑熟之大羮肉湆不調以鹽菜　臑音而湆去及反　疏曰此皆質素之食而大饗設之人所不欲也然以其有德質素其味可重人愛之不忘故云有遺味者矣　樂記　大戴禮曰大饗尚玄罇俎生魚先大羮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玄罇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大羮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大司樂凡樂黃鍾為宮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

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大音泰蔟七豆反徵張里反九磬依字九音大磬上昭反　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陰竹生於山北者龍門山名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　疏曰宗廟不言時節者天地自相對而言至此宗廟無所對謂祫祭也　又分樂已見四時祭禮楊氏曰大司樂圜鍾為宮之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與上文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者不同則知圜鍾為宮之樂非冬日至祀昊天上帝則不得用矣函鍾為宮之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與上文以祭地示以祀四望以祭山川者不同則函鍾為宮之樂非夏至祭后土地祇不得用也以此推之黃鍾為宮之樂於宗廟之中奏之與上文以享先妣以享先祖者不同則知於宗廟之中奏之者謂大祫也故疏

家引公羊大事於太廟大事者何大祫也其說為有據矣宗廟禮禘祫為大祭禘祀亦當用此樂也

思文　天作　清廟　執競　維清　武　雝

右祫祭禮物樂舞

按楊氏祭禮以思文以下六詩為祫祭之樂歌蓋本通典之説然以序考之惟天作祀先王公近於祫祭而其他詩則皆非也蓋朱文公之釋詩皆廢序而自為之説故其門人宗之然祫者合祭太祖以下所該甚廣則其詩之所賛頌者亦不當專指

一人如天作如執競如武如雝贊頌者廣則祫祭之時歌之可也至於思文專言后稷清廟維清專言文王施之祫祭則不類矣恐當以序說為正

前期十日 並見四時祭禮

祭之前日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 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此史小史也 疏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也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敘昭穆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校比之使不差錯 餘並見四時祭禮

祭之日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 說見祫祭九獻圖 餘並見四時祭禮

九獻

祼　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餘並見四時祭禮　禮運疏云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書云王入太室祼當祼之時衆尸皆同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註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故大司樂云凡樂黃鍾為宮九變而致人鬼是也乃灌

朝踐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　麷芳弓反蕡符文反鱐所求反臡乃兮反菁作寧反又音精茆音卯麇京倫反　詳見祭物

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　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　魯祭周

黑牡者嫌改周之文　王于況反魯公用騂犅騂息營反犅音剛　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為差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春秋文公十三年公羊傳

其朝踐用兩大尊司尊彝　餘並見四時祭禮　禮運疏云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案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註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禮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薦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牖下后薦朝事之豆籩

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大罇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大罇醴齊以亞獻四獻也　禮器周旅酬六尸疏曰大祫多主而惟云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饋獻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㮚古栗字䕩音老榛側巾反蠃力禾反蠯蒲佳反蜃市軫反拍音博　詳見祭物

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　盛音成粢盛也在器曰盛　盛者新穀燾者冒也故上以新也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耳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　疏曰若其時祭粢盛精鑿羣公之饌一何至此

故知正是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降於尊祖故也　春秋文公十三年公羊傳

饋獻之鐏見前祫祭九獻圖　餘並見四時祭禮

禮運疏云乃退而合烹至薦熟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戶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從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註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郊特牲註云奠謂薦熟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饋獻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山鐏盎齊以獻尸為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山鐏緹齊以獻尸是六獻也

朝獻

朝獻因朝踐之鐏見前圖　餘並見四時祭禮

禮運疏云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鐏泛齊以酳尸為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鐏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鐏也后乃薦加豆

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

再獻 其再獻用兩山罇 司罇彝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治菹鴈醢筍菹魚醢 蔆音陵芡音儉芹音勤治音台 詳見祭物 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昨讀為酢聲之誤也 疏曰尸酢賓長即用罍罇三酒中清酒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罇 餘並見四時祭物 禮運疏云於是后以瑤爵因酌山罇緹齊以酳尸為八獻也鄭註司罇彝云變饋獻為再獻者亦罇相因也再獻後酳尸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是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山罇沈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止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

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崔氏以為后獻皆用瑤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註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亦獻之始用瑤爵則后未酳尸以前不用也又鄭註司尊彝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

周旅酬六尸 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祭爵不受旅

疏曰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向為祭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相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大祫多主而惟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醵其庶反又其約反 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中秋乃命國醵

禮記

通典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師告其太宰太宗太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隷隷僕修除糞洒其廟將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宦人告牷太宰眡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掌次云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玄云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註云尸次尸所居更衣帳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案公羊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羣公不毛是各牲也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

日以照饌以鑑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欲得陰陽之潔氣也加謂於上陳之籩人陳四籩之實謂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之實羞籩之實名物各具前九獻條下醢人掌四豆之實謂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羞豆之實名物見前九獻條下醢人共五齏七菹醓醬等鹽人共苦鹽顆鹽散鹽今海鹽也小史敘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罇司罇彝共斝彝黃彝司罇彝云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鄭玄云斝彝畫禾稼黃彝黃目尊也謂以黃金為目設於罇上以祫在秋故用冪人共畫布巾以冪之烹人共鼎鑊及大羹鉶羹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熟乃升於鼎舍人共簠簋甸師氏共齍

盛及蕭茅蕭茅則納於鄉師鄉師得而束之長五寸切之以藉祭凡后所陳薦玉齍玉敦音對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即尚書顧命者是也凡服內諸侯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其几筵司几筵云吉事變几裸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也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綵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司服共饗先王則袞冕饗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凡百司所

供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敎所當置處太史職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王所乘輅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圜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户之內陳泛齊醴齊盎齊室户之外堂上陳醍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玄酒玄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此說取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之意楊氏曰愚按四時祭禮其陳五齊之序亦當如是但四時之祭陳之而不盡用只用醴盎二齊惟祫祭並用五齊於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

祖后稷廟中於室中之奥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為昭次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七尸者逸禮文按禮器云君旅酬六尸鄭玄云后稷尸祭爵不受旅是也楊氏曰愚按祫祭禮有二大祫則不窋至宣王為昭皆南向鞠至幽王為穆皆北向如朱子大祫圖時祫則太祖后稷東向二昭南向二穆北向世數迭遷如朱子時祫圖用九獻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王乃珪瓚酌鬯裸鬱

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為求神之始也此為一獻樂章歌九功之德詩用清廟次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次奏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然後合樂而祭焉路鼓四面鼓也九德之歌春秋所謂六府三事也九功之德皆可歌樂陰竹生山北者龍門山名九韶當為大韶前祼及樂皆為求神謂之二始楊氏曰愚按求神二

始謂祼及樂也但通典此章先述二獻後述大司樂則祼先而樂後又按大司樂黄鍾為宫註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祼焉禮運疏亦云作樂降神乃祼則樂先而祼後二說不同以周人尚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禮器註云納牲於庭是也當用幣以告神而殺牲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腯禮器云納牲詔於庭是也王乃親執鸞刀啓其血毛謂耳傍毛以授於祝祝入告神於室幽全之義也禮器註云血毛詔於室是也幽謂血也全謂色純也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户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

右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户西南面取牲膟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隋於主隋謂分減肝膋以祭主隋音許志反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牖下尊首尚氣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黄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詩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詩序云維清奏象舞也奏大武也獻后稷尸時樂

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詩序云思文后稷配天也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饗先祖先王先公樂章則歌天作詩序云天作祀先王先公獻文王尸歌清廟詩序云清廟祀文王獻武王尸歌執競詩序云執競祀武王樂同先王先公凡歌皆大司樂師瞽人登歌之時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禮器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罇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尸主禮器云設祭乎堂鄭

玄云設饌於堂乃人君之禮

時祝以斝爵酌奠於饌之右鄭玄註郊特牲云天子奠斝爵此時又膟膋及黍稷焫於薌蕭令臭陽達於牆室既乃迎尸入室各即席祝取向時所奠斝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壺罇盎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籩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罇醍齊以亞獻凡六獻也每獻作樂如初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司罇彝云朝踐用兩著罇注云變朝踐為

朝獻鐏相因后乃薦加事豆籩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户内司几筵云祀先王酢席亦如之鄭玄註云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祝授尸尸以酢王於是席王於户内后及諸臣致爵乃設席　楊氏曰愚按禮運疏及通典皆云王酳尸訖后乃薦加事豆籩則后薦豆籩當王酳尸節又按籩人疏云此加籩當尸食後王酳尸后亞王酳尸於時薦之則后薦豆籩當后酳尸節二説不同於是后以瑤爵酌壺鐏醍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鄭玄註司鐏彝云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尸乃酢后后飲酢酒次諸臣為賓酌壺鐏沈齊以備卒食三獻凡九獻司鐏彝註云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大祝乃設饌於

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為祊郊特牲云索祭祝於祊是也緣此處生平待賓客之處故廣求既九獻王乃冕而總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所謂八佾又皮弁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為旅酬之始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是也加爵者謂太子所謂上嗣舉奠乃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按少牢特牲之祭加爵但止於三也通前凡十二獻亦得於天數也明堂位云加以璧散璧角也然後煇胞上詳巻反下音炮翟閽等皆有所賜予於來日又祭名為繹亦謂之祊爾雅云繹又祭也春秋云壬午猶繹杜註云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

是又鄭玄註禮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以於廟門之傍因名焉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簡而事尸禮大以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

右九獻

楊氏曰愚按特牲饋食禮賈疏云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夫宗廟祭禮莫重於大祫恐未必止於九獻周官諸公九獻諸侯七獻見於行人諸侯長十有

再獻見於掌客註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以諸侯長十有再獻推之則大祫十有二獻禮亦宜然但其禮既亡節文無所可據禮運疏及通典所述九獻大畧著之於篇庶幾可以見禮之梗概賈疏十有二獻之說今並存之以待作者

傳文公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左氏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

為宗伯夏戶雅反　疏曰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尊辨廟祧之昭穆諸侯之官所掌亦當然也

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先悉薦反下不先同　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鯀禹父湯不先契契湯十三世祖文武不先不窋窋知律反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

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解佳賣反忒他得反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詳見前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升謂西上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穀梁傳同

國語魯語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宗宗伯烝

將躋僖公宗有司曰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孫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不使相踰楊氏曰春秋書大事於太廟謂大祫也大祫與時祫不同國語云孫將躋僖公穀梁傳云著祫嘗曰烝曰嘗皆指時祫言之非也　定公八年冬十月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　左氏曰順祀先公而祈焉陽虎將作大事欲順祀以取媚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祫先祖之神而饗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饗皆合先祖之神而饗之虞夏先

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為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合升於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主依昭穆於文武廟

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知先祫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

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

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宫傳云諸侯再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大成也

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弟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故祫者合也

右楊氏祭禮只分大祫時祫為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祫祭之時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説而

通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為說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為說大概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故具載通典所述而列諸儒之論於左方

趙氏曰王制春礿夏禘鄭註以為夏時禮祭統註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為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曰禘

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令之三月所以或僖八年七月禘於太廟令之五月也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為礿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

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王制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禴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

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虗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别禘祫之異强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烝嘗禘三種以為祭名盡於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宫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

禘於僖公亦左氏見經書禘於莊公以為諸廟合
行之故妄云禘於武宫僖公襄公皆妄引禘文而
説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
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
左氏見經文吉禘於莊公以為喪畢當禘而不知
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
賔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
亦可見矣

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歎也夫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二鄭康成高堂隆或謂先二而後三徐邈辨祭之小大則或謂祫大於禘鄭康成或謂禘大於祫王肅或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賈逵劉歆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

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為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

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為此說後學又不察固為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常俾後世以

見其非奈何反以為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者果禮邪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繆也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

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又何準邪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大廟則是常祭也而以為禘何邪誠為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於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曾至僖

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唯一嘗又可以為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為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區區一鄭氏不足責後世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為冬書閔公之禘於夏五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為夏既

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故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歲莫有悟其非者禘祫之說是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子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况又效其尤邪故求之聖經禘祫之文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荅以不知譏魯僭也春秋

之法所識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郊書望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立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近推祖所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黄帝以其祖顓帝之所出也商人周人皆禘嚳以其祖契文王之所出也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

食而已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牽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文可知者此爾蓋其禮之大者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論也若世有聖君賢臣達禮之情觀時變通而為之制可矣何必膠柱而不知變乎茍徒以鄭

氏之誤說魯人僭禮之典以為百代常行則恐為
後世知春秋者笑也
楊氏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
二混禘祫為一事一失也輕宗廟而重原廟二失
也其一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
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
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
皆知祫為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為殷祭其說何從

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勲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宫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公

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謂大合毁廟未毁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諸侯亦有祫於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祫皆為魯禮夫謂祫為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宫又禘於大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為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

其後竊而用之於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
況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祫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
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敘昭穆此祫禮也僖公
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
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之異正閔僖僭禘
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者以明
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為殷祭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為説以文之

按鄭註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鄭氏三註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祫一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偽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證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

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闗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為有蓋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後有禘以證一祫一禘之說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為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故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於

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為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為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可

也明年春禘於羣廟何所據而為是說乎強添此事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儒者知其不可則為之說曰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其為說若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為有駕虛為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既三註其說於經又以此說推演

為禘祫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
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於鄭註之中未嘗以經
而考註之真偽也王肅最為不信鄭氏亦以禘為
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
祫而禘之禮遂亡混祫於禘而祫之禮亦紊夫禮
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傳見於
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
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證固有國家者所

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漢儒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亡也可不惜哉漢儒既以禘祫皆為魯禮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於禘祫之本原已失之矣又欲尋流逐末欲辨禘祫之名所以不同是故馬融謂禘大祫小禘三年大禘及郊宗石祏祫歲祫及壇墠鄭玄謂祫大

禘小祫毀主未毀主合於太祖禘唯毀主合食未毀則各祭於其廟賈逵劉歆謂一祭二名紛紛異同得失不能相遠最是鄭氏多為之説附經而行其汩經為尤甚於是祫禮為禘所混歴代所行衆説紛錯歲月先後拘牽纏繞而祫禮亦不得其正是祫之禮亦從此而紊矣故曰混禘祫為一事其失一也輕宗廟重原廟説見宗廟門

又曰愚按鄭氏註王制春官大宗伯及詩殷頌皆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

及註𢀶人廟用修又云始禘自饋食始信如是言則喪畢而有祫祫之前又有禘自饋食始也以喪禮考之大祥禫皆有此祭猶是喪祭也喪畢則有吉祭未聞喪畢既有吉祭之祫祫前又有吉祭之禘也自鄭氏註有此說魏下后唐睿宗之喪皆禫後有禘喪畢有祫明年春有禘國朝治平二年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亦建此議謂之小禘後之儒者意在尊信聖經不知經無其文乃鄭氏說也若

如疏家謂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此尤非也禘吉祭也練而遷廟之時遽行吉祭尤無是理

案禘祫之制禮經無明文而漢儒之釋經者各以意言之其說莫詳於鄭氏而其支離亦莫甚於鄭氏故先儒皆不以為然如趙氏林氏楊氏之言辯析詳明已無餘緼然其所詆訾者大槩有四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一也混禘祫為一事二也以禘為

喪服即吉之祭三也以禘為時祭四也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其文葢緯書之說若混禘祫為一事則鄭氏據魯之僭禮妄作而以為周禮先儒言之詳矣至於以禘為喪服即吉後之祭為非則愚以為王制言三年之喪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然則喪服未除宗廟諸祭盡廢非特禘祫也左傳言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然則喪服既除宗廟諸祭盡舉亦非特禘祫也以

是觀之則鄭註所謂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恐只是泛指喪畢則可以吉祭而言未見其即以祫禘為喪畢之祭也如喪畢之祭則禮謂之祔然左氏所謂特祀於主者先儒註釋以為祀新主於寢則不及羣廟也儀禮士虞禮載祔祭祝文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則祔亦

脯日尹祭

有告祭於廟之禮但儀禮所言乃士禮若國家之禮則禘祫時饗之外必别有一祔祭之禮而經文無可考至魯則始以禘為祔而禮之失自此始矣先儒議康成之釋禘祫病其據魯之失禮以為周禮然魯自以禘為祔祭而康成自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則其意乃以祔為祫本不以禘為祔實未嘗專以魯為據也蓋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已毁廟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毁昭穆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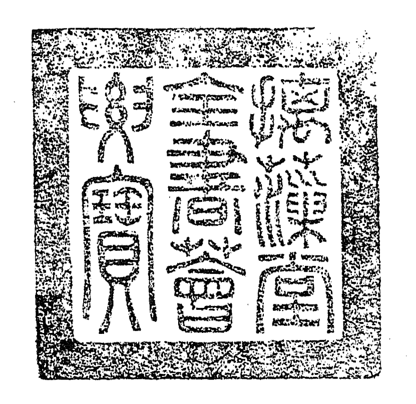
之主合於太祖而祭之至於祔則亦是以新主合於舊主而祭之然則以祫訓祔祭亦未為不可而所謂明年春禘於羣廟則自是吉祭矣故愚以為康成所謂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本非據魯禮而言未可深訾也特不當以春秋所書而遥推其禘祫之年則為無據而臆說耳若禘之又為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祭諸侯禘一犆一祫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

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縁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為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經見唯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

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為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禘烝嘗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宫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為左氏見經中有禘於莊公一事故於當時

魯國及他國之祭祀皆妄以為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元無此祭晉人元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為大禘或為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烝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於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儕之郊望而例以僭目之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呂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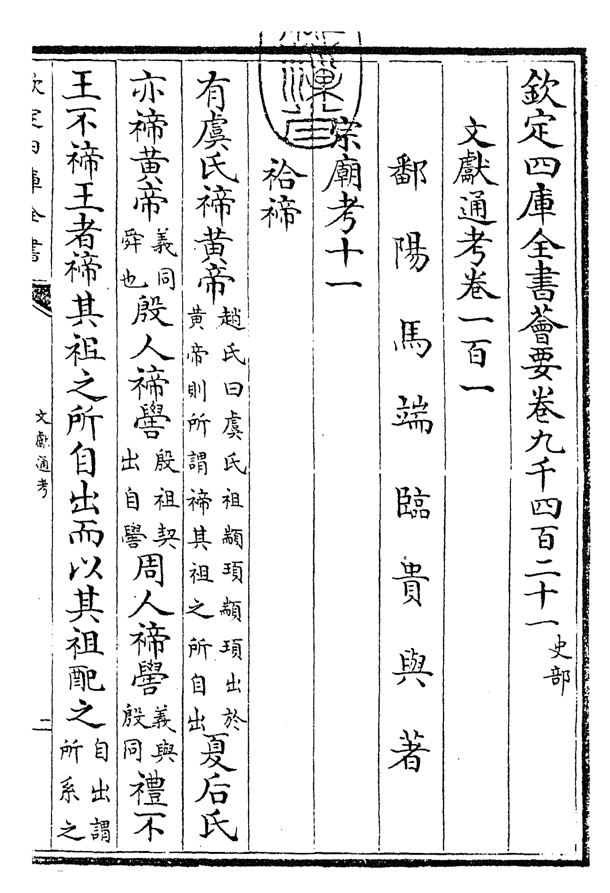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十一

祫禘

有虞氏禘黄帝趙氏曰虞氏祖顓頊顓頊出於黄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夏后氏亦禘黄帝義同殷人禘嚳殷祖契出自嚳周人禘嚳義與殷同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自出謂所系之

帝

諸侯及其太祖　太祖始受封君也　趙伯循曰諸侯有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者言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　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有省謂有功德見省記也干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於高祖也楊氏曰愚按天子有祫諸侯祭及其太祖亦有祫大夫無祫惟有大功德見知於其君乃得祫祭及高祖儀禮喪服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　楊氏曰按大傳及子夏傳二章皆言大夫祭祖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謂禮不王不禘也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為王者之先祖皆

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為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㳙嚳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葢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只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為明暢云

禘大祭也五年一大祭繹又祭也疏云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繹又祭也為宗廟之祭知此禘大祭亦宗廟之祭也爾雅長發大禘也詩殷頌

朱子曰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雝禘太祖也周頌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

譽稷者若以為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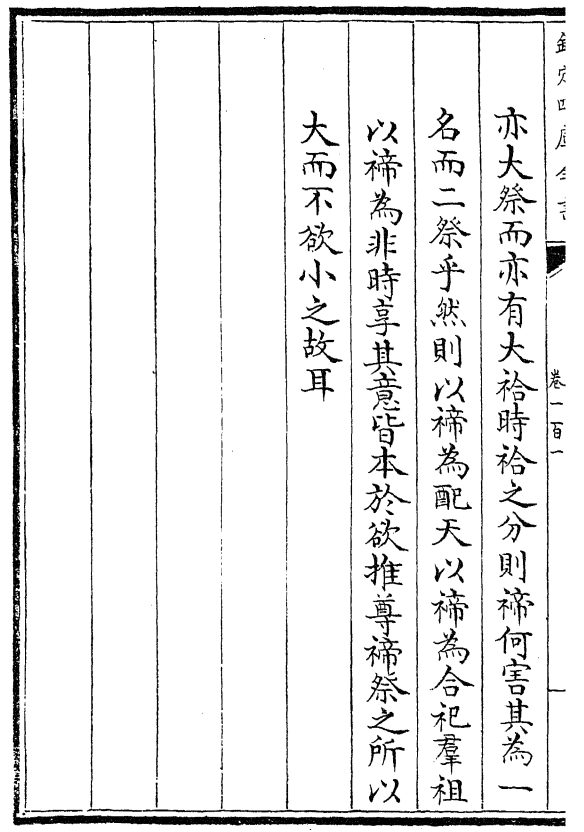
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雝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

楊氏曰愚按禘祭不兼羣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羣廟之主明矣曾子問云祫祭其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祫祭而言並無一言說禘為殷祭則禘不兼羣廟之主又明矣是以朱子疑長發為大祫之詩疑雝為武王祭

文王而徹俎之詩是盖以理決之而不為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雝禘太祖無一詞及其嚳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見矣

按爾雅以禘為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夫子荅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以為知其說者於天下國家如指諸掌由是後之儒者以禘為祭中之至

大者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出為天帝其意必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為幷祀羣廟之主其意必謂祫猶並祀羣廟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信齋諸公闢之善矣至於大禘之外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傳者具有明文而趙楊二公獨不以為然其意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然不知祫



亦大祭而亦有大祫時祫之分則禘何害其為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為配天以禘為合祀羣祖以禘為非時享其意皆本於欲推尊禘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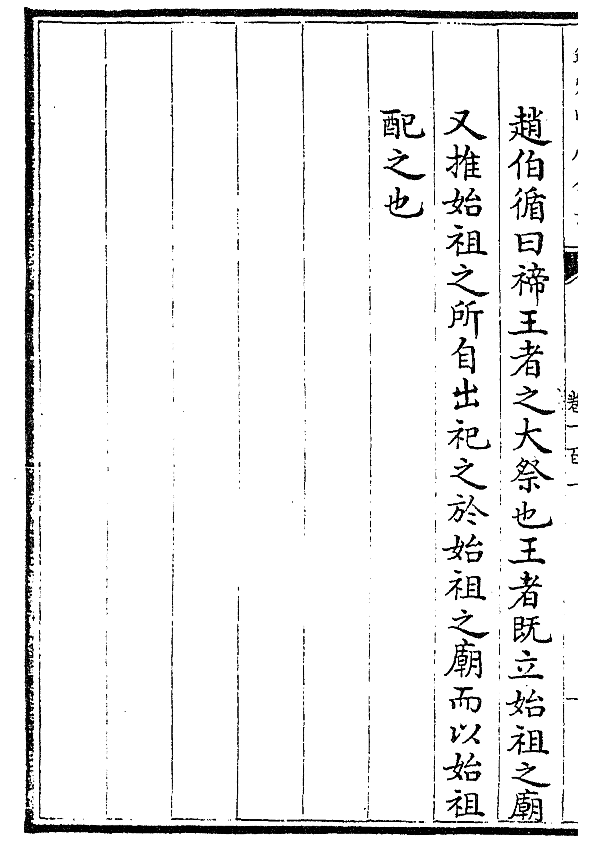
朱子周大禘圖

稷

東鄉

譽

戶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司農云追享謂禘也　黄氏曰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享　詳見祫祭條司尊彝註　春官

楊氏曰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所用尊彝皆同則禘禮大畧當如祫禮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全其牲體而升之也　國語周語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　國語楚語　禘郊不過繭栗角如繭栗　同上　王肅聖證論曰昭王問觀射父祀牲何及對曰禘郊不過繭栗射父自謂天子之禘特用繭栗之牲不以禘為祀天也

楊氏曰愚按王肅以禘用繭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王肅又以禘為殷祭則與祫無異而不知所謂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未為得也愚謂祭天用騂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尊尊之義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亦用繭栗尊之如天也祖考與天本一氣祖考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

又按禘禮大畧雖與祫禮同然大祫則合毀廟未

毀廟之主而祭之禘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又大於祫矣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此言是也鄭玄注經乃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彼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祫同為殷祭而不知禘為祭其祖之所自出所以徒為此紛紛也鄭氏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二酒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賈公彦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

此葢注疏家溺於祫大禘小之説然也爾雅曰禘大祭也夫禴祠烝嘗時祫大祫皆宗廟祭也爾雅特言禘為大祭則禘大於祫可知矣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尊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其樂則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此葢王禮也用之於周公之廟已為非

禮其後他廟遂僭用之如閔二年夏五月乙丑吉
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之
類是也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賔祭用之則不惟
僭用之於祭亦僭用之於享賔矣此何異魯有佾
舞雍徹而其後亦用之於季氏之庭三家之堂也
故春秋特書二禘所以譏僭禮之始也而注疏反
引之以為先王之正禮不亦誤乎賈公彥曰大祫
十有二獻禘大於祫其禮尤隆至於獻數亦當同

之但禮文殘缺莫得而見節文之詳爾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罇用犧罇山罍鬱罇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息緩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苦管反崁居衛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

言廣魯於天下也

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
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
牡殷牲也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
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
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為之雕
刻飾其直者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
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壁飾其口也梡俎有四
足也嶡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
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
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
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
疏曰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故知是周之季夏犧象
山罍魯得用天子之尊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
為尊山罍謂夏后氏之尊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
篹形似筥以竹為之雕鏤其柄琖夏后氏之爵名加
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為朝獻朝獻

竟而夫人酳盎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瑶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總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侯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而横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梡加脚中央横木曰嶡升歌升堂歌清廟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朱干玉戚赤盾柄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袞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着袞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

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褘音輝袒音誕 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褕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 珈音加追丁回反褕羊昭反 疏曰明祀周公之時君

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也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左氏曰速也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是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自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季氏遂用之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春秋書吉禘於莊公譏其不當吉又不當禘於

莊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書之殺音試

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寢小寢也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也

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穀梁傳二句同

禘用致夫人非禮也趙氏曰譏其非時之禘又譏致夫人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

禘獻子為之也　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疏曰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殊失禮意　雜記下　趙氏曰禘本以夏之孟月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又曰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未可知也　孔子曰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禮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朱子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葢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

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論語八佾

問禘之說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巳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又曰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并羣廟之主

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　問禘之說諸儒多作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之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鄭氏以禘祫皆為魯禮抑不知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禘禮葢亦禘於周公之廟爾閔僖二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僖二禘者惡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禘以為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抑不知祫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為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為魯禮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一祫一禘之中而不求於禘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為所汩壞是誰之過與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没唐大歷間趙伯循作春秋纂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諸儒注疏之繆學士大夫

皆是之然其說未明於上也伏讀國朝會要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因論廟祭以為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禰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為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宰臣蔡確曰諸儒議論紛紜莫知禘之本意聖訓發明非臣等所及神宗皇帝聖學高明

當時儒臣有能推廣上意尋繹古典以成之則二千年已廢之禮可復舉行於後世惜也禘之說已明於上而莫有能將順之於下也或曰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也後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五載而成帝業非有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考也則宜何禘乎曰木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

之帝故報本追遠之心上及於黄帝帝嚳而止若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初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窮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嘗建議於朝修定祭禮所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言祭禮之大綱未及於尊卑輕重隆殺之差也朱子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

不王不禘故也漢世既無太祖廟又不禘及初祖
此不可以為法後之君子有能推明大傳小記之
文虞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
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
又曰愚按禮經唯禘禮為注疏汨壞最甚夫禘王
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
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
小記祭法及儀禮子夏傳甚詳且明如此鄭康成

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率爾立論謂禘大於郊而以禘為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祇宗廟亦是大祭復指禘為祭地祇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為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辨其謬矣若夫以禘為祭宗廟似矣但謂禘為時祭又謂禘為殷祭又與大傳小記祭法大相違背其故何哉葢以禘為時祭此緣記禮者之誤鄭氏不能察而遂指為夏殷禮趙氏已辨之矣唯以禘

為殷祭則其失已久其混淆益甚愚前已言之今

併列先儒之説於後庶可參見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

大夫博士議廟制

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

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毁（迭互也親盡則毁）毁廟

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壹二祭之祫合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

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如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餘見宗廟門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去除也殺漸也所例反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髙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

王服虞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于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墟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失禮意矣

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

高廟諸隨祭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皆長一丈廣六尺繡裀厚一尺著之以坐幄郤六寸白銀扣釦器每大牢中分之右辨上帝左辨上后尸俱俎餘委肉積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尸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坐法太常道皇帝入北門羣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及走逆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觶酒從帝進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

巵酒郤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乗輿坐贊享曰奉高祖賜賫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見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巵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引皇帝

按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韋元成傳載諸儒因議毁廟而及禘祫其説并著於此然則以禘為五年之殷祭以禘為祀天

以禘為並祭羣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

特襲其訛耳劉歆大禘則終王之說是每王一世

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

光武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髙廟序昭

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

祫之禮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禮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

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漢

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為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記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為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

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祫遂定志及張純傳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

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虛空不知所裁庶或享之豈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御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為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為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

則其説久矣葢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葢以漢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袁准正論曰先儒或以為同或以為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

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比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

乃得禘祫王肅又奏如鄭玄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為殷之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毀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祫殷祭羣主皆合

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為大於論語則以禘為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玄以為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

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宫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

按太和八年用王肅議　表准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

事者何祫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大禘及壇墠則毁廟也俱祭毁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毁與未毁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毁廟則非也劉韶賈逵同毁與未毁是也不别禘祫遠近則非也

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三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内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

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己後殷祭皆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禮有喪薦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升平己後殷祭皆在周内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輙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臣啓不允

則責失奏彈

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謐議曰有非常之慶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為正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經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於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澗之等議泰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逮用十月本非正朝以失為始尚書奏從謐議博士陳舒表三歲一

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禴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

之四月七月日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中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祫祭圖太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

三日殷祀十三烝禮太學博士徐道娛議曰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禮也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孟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公比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明矣尋殷烝祀重烝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黷今隔旬頻享於禮為煩

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今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義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見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於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故無祼享之義自漢已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周祥禫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

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月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謂禫不得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亦以魯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行吉禘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傳亮議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徐宏朱膺之議用來二年十月殷祀為允詔可大明七年

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夏秋冬皆殷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輙殷祀博士徐乾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

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還用立秋於禮無違矣詔可

梁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

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勲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

魏文帝大和十三年詔公卿議王鄭言禘祫之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祫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特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圜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

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據爾雅稱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柬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

鄭同無非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内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毁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毁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毁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祫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圜丘爲禘

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祕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為大祥有司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王肅以為

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兹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諸侯先時後祫此施古為當在今則否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祫祭於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

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别寢室至於殷
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
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
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
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
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
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祫於
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准古禮及晉魏之

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乃後祫禘從之

致堂胡氏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邪真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

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
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
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
之帝為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
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
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
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
按以禘祫為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宗審

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

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

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太祖其文意

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

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

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

知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葢共是合祭祖

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
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
字則其義尤明
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
後周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
隋二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
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
於其廟禘祫之日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

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
士史元璨等議以為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
後五年而再祭蓋從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
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二年喪畢
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
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璨言有經據遂從之
玄宗開元六年睿宗崩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

禘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謂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不同焉

致堂胡氏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於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剌經為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於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

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礿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禘一犆一祫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辯正又曲為之説春礿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

禘爲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此惑於漢儒不通祫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曾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祫

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祫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已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

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況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天寶八載制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玄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其常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昞之裔而以昞為祖孝子慈孫豈忍為也使昞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況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謟故雖以他人為祖而終不得知又況其餘乎

德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

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
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
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
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
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
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有
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勅旨依

禮禘祫太祖位於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為昭穆昭南

向而穆北向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於昭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逺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為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興以景皇帝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内至禘祫乃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羣廟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𤣥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於夾室於是太祖居

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學博士陳京請為獻祖懿祖立别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顔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蹔居昭穆屈巳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為昭穆由是議者紛然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僚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卿同太子

左庶子李嶸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為禹不先鯀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為祧而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祖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别廟以居之司勲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

歲則祭之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

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

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

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曰並列昭

穆而虛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

復正太廟之位為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

所歸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别廟三曰遷於園寢

四曰祔於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

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於寢園則亂宗廟之儀唯祔於興聖爲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詔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四門博士韓愈獻議曰今輙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説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

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

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祔於興聖廟而不禘祫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愈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

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説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

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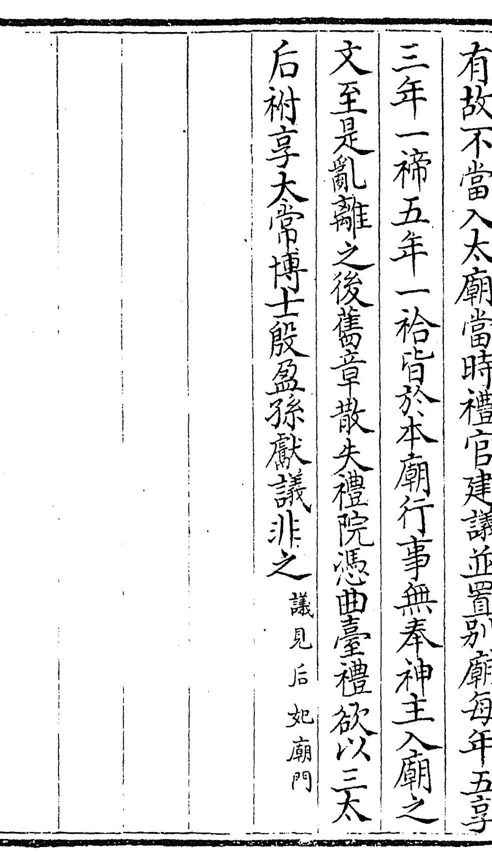
朱子韓文考異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

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葢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

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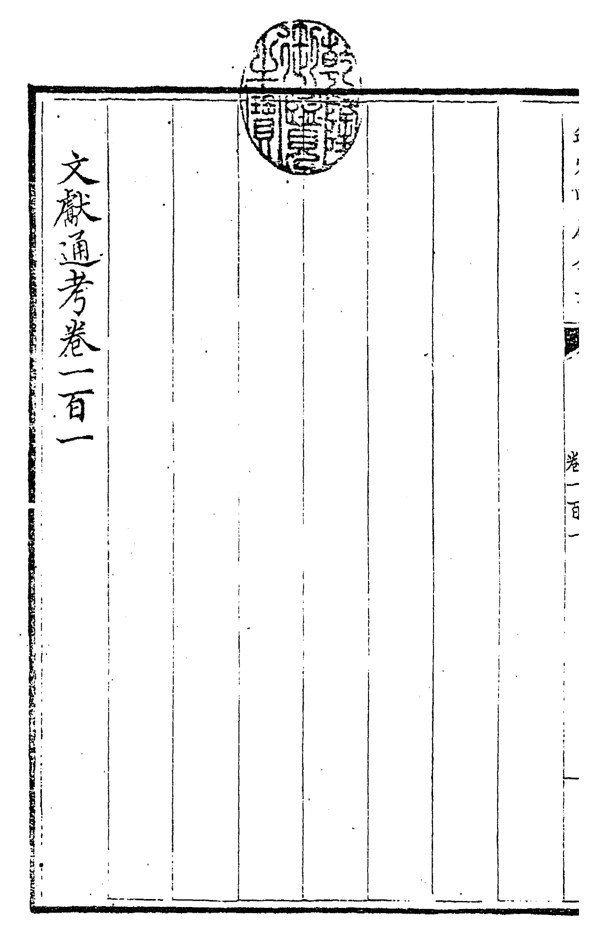
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内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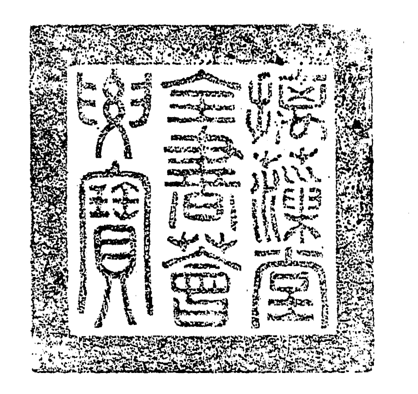


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别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大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

議見后妃廟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呂永安